

〔優選獎〕

遲太陽

郭昱沂

它們黏在小圓盒的兩旁，乾涸僵硬，呈微黃顏色，像是衣物存放過久生出黴斑。滿滿地注入多效清洗液，含去蛋白配方，於是它們漂浮起來，借屍還魂般，醒了過來，逐漸變得透明在水中悠悠漾漾。

注視著這一副隱形眼鏡，不記得何時被遺留在這，二度赴巴黎之後我從未再整理過行李……。應是已趕不及現在的近視度數，或者存放過久眼科醫師將判定為必須拋棄品，然而我的眼瞳曾經在它們覆蓋之下看這個世界。曾經，意味著被現在否決，是過往、不再、記憶、渺遠、淡出；然而那些曾經歡喜與憂傷的種種，讓我決定拾回來，為了感知你，以我的感知。

洗淨雙手，用手指將眼皮撐開，試了幾次都卡在睫毛間，某一瞬間，幾乎是滑進去的，它們就順利貼在黑色眼球上。我的眼睛不適應極了，異物感使眼淚不斷泌出，近視度數、角膜曲率半徑、眼球弧度都不對，我且還有能將一切事物暈開的散光，稀有的嚴重，超過五百度。

使用守則：初日，祇能戴一小時

整個世界變成難以認清的模糊概念，我想著你，過去的我。借用過去的視覺來溫習「失去」的過程，這一小時的「重逢」讓我得以跟蹤著記憶去完整所有的你。窗外，太陽遲遲，光線柔弱而緩慢地爬梳著所有事物，你——顯得難以完整，我感覺到悲哀。

急湧的淚水減輕了不適感，我的視界連成一扇雨窗似的，朦朧了日照，外面，佇著你，五官峻立，鬚根滿植在兩頰，冷厲定然的眼神，我審美意識從未留心過的一種長相，我的預感亦未曾。

你屬於另一體質，另一語種，另一國度，本該外於我的視界，與我不相關。當初，尚不能明白愛之前，先感覺到痛。

身體先於意識明白了，憂悵而虛弱，病症從視覺展開來蔓延全身，我開始跟這個世界隔著一種隱微的痛，耳所聞目所視身所觸舌所滋味的再不能如其原本所是，官覺離開了習慣的座標，我跳不出那個痛的向度，整個人潰不成軍，荒荒落落。

起心動念祇需要瞬間，那時，神在，撒旦也在。瞬間之後，知覺你等於我去知覺整個世界，瞬間連綴成無限重複的小節，永遠未完成的賦格，指引著光明的靈被囚禁於幽黯中。聖哲羅姆（St-Jerome）將撒旦Lucifer翻譯為「路希弗」，福音書指為天堂落下的一顆火花，叛亂大

軍與晨星之子皆是路希弗。

無數個日日夜夜，光明與幽黯交遞間，我問，等在如此冷厲定然的一張臉前面，究竟我等什麼？

大多時間無有表情，笑容希罕，你總嚴肅說話，鎖緊眉頭，敏感地包裹起自己的敏感，所以表情遲疑了它該被賦予笑容的那些當下。初見，我已想，很想輕輕吻開眉宇中間深陷的摺痕。你的憂鬱成為了我的憂鬱。

必然有所啟悟，必然有所責罰，與一張臉的相遇。

距離能夠回憶你的一小時，祇剩六分鐘，窗外即將沉陷下去的太陽，將所謂派黎思 (Parish) 的蔚藍色天空過渡成銀灰色，幽秘，霧鏡一般。看不清自己的我，沒有能力如一位瀕死者將回憶歷歷數來，將你的故事倒敘清楚，卻不相關的想到——你已絕版的人類學田野筆記裡寫著蔚藍色為「煮到七分焦的羊奶」，銀灰色為「剛踩過沼澤的雨鞋」——兩個顏色讓我翻查三個單字：蔚藍、沼澤、雨鞋。你可以根據一個顏色對照出一種氣味，那並非聯想與感受，而是一對一同時相應發生，無法分割的不同單位的轉換，屬於本能，理性無法參與，與望梅止渴、膝反射一樣。

醫學名詞稱之為「聯覺」。

面對鏡子，鏡子裡不是我，在蔚藍與銀灰之間的眼前，同時相應發生的甚至不是名為我的影子，是另一個人，你，意謂著愛——Toi, mon amour.

翌日，兩小時

已經失去第一天的驚奇感，我出走了去，沿途會動的是人，不會動的是物，他們自印象畫派齊來到街上。輪廓線條填上光影的肌理，水般存在，似無而有，實處還虛，注定要在這座城市裡暈眩，載沉載浮我的視界。

相差七個時區，飛了不祇十三個鐘頭，更多疲憊也阻擋不了想要發生故事的決心，海明威一定說過：這裡是巴黎啊！

影展負責人姓傅柯，哲學家 Foucault 那個字，個矮，微洵，痞啞，沒有抽菸但彷彿字句吐出來繞著煙圈，似晚年的苔哈絲 (Duras)。一旦摘掉黑框眼鏡，傅柯變成嗜毒好賭的沙岡 (Sagan)，慶幸她沒有活到傅柯的年紀，依然帶著少女的日安憂鬱味。

巴黎是個病城市，典故過度被使用，單純已不可能。

我錯覺聞到傅柯的菸味是因為這是一間不存在的人類博物館，陰暗空洞，文物全被搬到新的布翁利碼頭博物館 (Musée du quai Branly)。我獨自一人在試片廳選片，一部部規格端正的民族誌紀錄片看下來，你，從我眼睛裡跳出來，因為你把自己放了進去。

到拉丁區藝術影院挑了一部電影：《5×2》，因為片名很簡單，便以為內容也不會懊惱只修過兩年法文課的我。不怎麼好看，倒過來講述一對伴侶從離婚到初識的五段經過。走出影院，傅柯簡訊傳來你的住址：他請妳去一趟，祝好運！

需要崇拜才快樂？不是的，我以為一切因為你而「此花之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來到你家，四壁佇立著原始民族的面具、盾牌、一大捆長及半人高的竹箭，向我包圍過來未經修飾的遠古的骯髒的卻又詩意的氣息，它們齊齊印證了紀錄片之真實，以是我迷戀於你曾經前往我從未履及的遠方，極遠方，那是冒險者的疆土。我幻覺著你的勇氣，你的獨身孤絕，你一天徒步十幾個小時以樹薯、野芋、香蕉為食，你懂得世界上統共祇有一千多人使用的語言。

你發音「Ak-ha」，這字同時是「你好、謝謝與他媽的！」你說明髒話能為一種語言注入活力莫此為甚了。便從這字，你開始跟一個小男孩學習土著語言，沒有字典、沒有文法教材，你生活在他們當中，從某個事件、動作、表情、語氣所隱約構成的上下文，去推測某個發音所代表的意義，每天都得記錄下新學會的「字」，亦即將他們的發音翻譯成一個法文同義詞。當字彙集滿到一百個，終於你可以說明並且雇用他們蓋一間小木屋，這使得他們第一次見識到

「紗窗」，他們用土語說是「裝風的米袋」。

那族總說著靈，他們的語言便涵著靈，靈無所不寄託，無所不藏匿，亡者會透過女巫展示他的靈，你太想學會一個充滿靈的美麗語言。那教你說「Ak-ha」的小男孩你收為養子，帶著他搭乘輕型小飛機飛往城市補給日用品，他怕極了緊緊抓著你的手臂，以為俯瞰所見的叢林全是野豬正奔跑著。成年儀式之後，你為他籌錢「買」未婚妻，必須以珍貴而希罕的貝殼換取未婚妻整個人，若不，可能祇是她的下巴，或者她的心臟。

你的聲音細膩描寫著老人捲菸草，搗成粉的菸草鋪在葉片上，你的拇指與食指擦揉著將葉片捲起，不從兩端而從葉身中間匝洞，他們吸起菸來彷彿正吹著短笛，笛煙杳杳，你說你追尋那種詩意的細節。零時差地，我看見貝殼身上迴旋的圖紋，珍貴而希罕，換取了整個我的人——如使弄咒語的女巫收束了病者魂靈——我從彼處前來，祇聽見看見聞見詩意細節所來自的你。

我們說著旅行、電影、文學、彼此社會差異，說著你的我的過去，同時我們感受著一種男人與女人獨處在一個空間裡總難免的遐思紛紛。尤其我，繞著私人話題的周邊打轉，缺乏勇氣擅闖，出於禮貌與不便過份顯露，出於起心動念而難以自然的刻意要不經意。

一幢古典樓房，斜墜下去的頂間屋簷，客廳祇一扇朝向天空的窗戶，那日，與我決定要回憶你的這第二天一樣，太陽遲遲。

我戴著這副眼光與你一同注視那女子，以過去的視覺重建初會場景，她準時，按下電鈴竟說：「是我！」她有些慌亂，辭令生硬，混淆了若干名詞在法文中的陰陽性，她用蹦出來的笑聲，邀請你的影片參加台灣影展也熱烈邀請你的人，她主動提議離開怕會打擾你太久，一切在於她亟欲藏好自己應對這世界想要從容的生疏。

這是我以為你的看見，我也以為你看見她的內在流動。以為複製印象畫派是容易的？莫內的睡蓮複製在每一家美術館的圖書商品部，卻忘了光與影宛如恩典時刻般，瞬間即真理，因神無法複製神，水亦非前水，光影是當下的真理與當下的惘然。而我以文字去追逐那般恩典的撒旦時刻，是否有如詭辯學者咬著自己的尾巴追逐，愚蠢又徒然？

離開，我又折回去過，因隨身日誌遺忘在你家，有一頁嵌著幾次你的姓和名，頁頁中文裡，一串拉丁字母會非常顯眼，那是看完你的紀錄片之後不自覺寫下的。我很鎮定地重複做與前一樣的動作，按鈴、登樓、我們第二次說再見，唯一多的就是解釋我掉了東西。

「掉」這個字帶來了悲傷的預感：這第二次，意味著不再見？

回程才曉得原來我一直挨著餓，而絲毫不餓，我的腹內罹患了視覺暫留，除了你的形貌聲語，我嚥不下食物，飽撐著前行，搭地鐵、到旅館、開房門、到公共浴室淋洗、難以成眠：不停襲來未經修飾的遠古的骯髒的卻又詩意的氣息。

第三日，八小時，日後如是

不適感已經驅離，我習慣了痛，習慣了不適感，我習慣戴著過去的視覺感受甜美的疼痛。

甜是專用來矇騙人，生命其實難，其實苦，一絲絲甜足以欺騙如我一介凡人，以為活下去就可以再度嘗甜卻反而經歷更多苦。情感記憶一旦被創造，即與幻覺併入同義詞，從一個中心點自行圓滿成內心天堂，黃金、乳香、沒藥，鎖住了牧羊人的官覺，被情感記憶鎖住的官覺動輒得咎，一旦想脫身卻被鎖得更緊，因更緊而更疼痛並甜蜜著。

自離你家那日起，凡我行經你可能行經的巴黎任一個路徑時，每一步伐都踩著自己的心跳，彷彿至為甜蜜的絞刑，即接近即狂喜即疼痛。故此，即或見了面我也不可能看清楚，你，我每回見都是初見，無所安心適意。即或不見面，你也從不是模糊的，即如此刻，溫習你，我看不清楚的其實是自己。

整個四月，以是，從我生命中刪除，過度曝光的影像一般，不能用。原本是，我計畫著要發生一切，如同過往的一月二月三月，昂然於道途之上，事情一樁一樁歷過去，起承與轉合著生命，四月、五月都將繼續發生著意義。如何能想像你會阻擋在所有意義前面，讓時間在原地打轉，繞著你成為軸心。

如果沒有這四月，便以為生命都是我的，我計畫著，我預設著，我經歷著，我感想著。停下來，原來這麼回事，徹底發空，空到甚至不見霉斑，純粹，卻又滿溢，沈沈的你，恐怕我無法承受。

四月只剩五分之一，我回到台北，行囊裡包括你的著作、紀錄片、攝影集、碩士與博士論文影本。

預感不再見，我祇好用書寫來否定預感，當我身處遠方便寄一封遠方的信給你，雙掛號，公文用紅色十格信紙，倒放橫寫，信末慎重以中文簽名。你回信說欣賞我的法文比喻新穎而細膩，這信狂喜了我，我再回信解釋書寫中文與法文的不同：

中文一落下，於我，它們的氣味、顏色、氛圍、神態立時呈現，那並非聯想與感受，而是同時相應發生，無法分割的不同單位的轉換，比如音樂家梅湘（Olivier Messiaen）同時「看」見音符與「聽」見顏色——《悲哀風景的狂喜之歌》演奏起來該是一幅瘋狂水彩畫啊！然而在法文面前，我謙卑而膽怯，用我所能用的字，卻永遠不確定放在上下文之間是否最切合心中所要表達的意念，情況往往是在一個有限範圍內找一個差不多的字表達大致的概念。

三頁紙，花費兩星期，我翻遍法法、漢法以及上海譯文最新出版的法漢上下巨冊辭典。

你的笑藏在我寄信的動機後面，我想用文字去還原你罕見的笑。

那天在你家，按心算一共你笑了三次，你的笑容像一個小男孩，乾淨，稚氣。我的身體微微悸動著，你是產自我身體髮膚的小男孩，是我洩漏了你的天真。你距離你的笑容年齡，那是可以用四十年計算的時光，我無法剝除掉心底庸俗的悲傷，在我遇到小男孩之前那是一段很長、很長，長到我連想像都無所依恃的時光。當我運算著簡單加法，你是哲學少年苦惱於存在；當你以湄公河流域女巫附身儀式完成博士論文，我正進入解除髮禁的高中。

且還有慾望，被我的身體節制成貞樸美好，你絕不然，你的文化鼓勵人們去奔放、實踐慾望。

展開你的情感系譜，我像顆小石子，投入得再深不過自己一場心靈黑洞，你業已波瀾無驚。我們的過往所造就我們的現在，不足，對不上，你早了或者我晚了，總之不過平常人發生的平常事，這之間或者遺憾但無有錯過。祇我終究惦念著距離，語言的距離，時間的距離，宿命種種的距離，彼此無法企及的距離，讓我失去母愛的勇氣。

第四日，與第三日相同

對你，我有種負重之感，怕此別即是我們的一生了，無可悔改，但另一選擇亦無處可安

放，我就是這麼為難。

五月走到二分之一，我折返，闖到你家，還來不及仔細環顧，見你便問：你家窗戶看不見風景？你祇以身體作為答覆，不如此，你無法懂得我的信件與折返。

自第四日之後數不清的某一日

將時間延後，許多許多年之後，當記憶無法辨識日期，因此，沒有死亡這回事。這是我在卡多人（KADO）的神話裡的一段話得到的啟示。

我來去奔走，在時光的縫隙裡行走我的文字，行走我愛的你，決意不要再見的你。我也曾經行走我的文字讓它去向你，深邃地將你的憂鬱表達成詩意，具有溫度以及淡淡淚光的詩意，我的文字遠比我的心思成熟，可惜你讀不懂我的文字，你生屬於另一脈語種，所以你要用身體來引導我邁向你所習慣的男女世故，這使得我心裡的文字啞口無言，病了很是一場。

當初行走文字的我以為我的身體也是走向你的，但無法用文字來回應你的那個再重逢的當下，我的身體只願意迎向那個以文字構築的你，那是載滿了靈魂的身體。我不知道純粹身體是怎麼回事，沒有純粹這回事，連身體也應該沒有才對。

畫面裡你以食指扣下那扇披著竹簾的紗窗，我感到太陽遲遲，一切即刻要不復返的無奈，更奇怪不多此一舉嗎？除了天空，外無一人啊，根本。然後是嘔吐，將十數小時航程所吃的四餐，悉數吐出來，你不止詫異，幾乎是嫌惡——怎麼人的身體能夠以穢物來回應慾望！

你的嫌惡使我發覺你的人類學家理想形象只適合放在那個世界上統共只有一千多人懂得其語言的國度。

蒸發了知覺，我祇靜靜坐在你對面想著窗外的風景，看不見的風景，剛剛那一會兒，太陽怎麼讓天空從派黎思蔚藍走到將夜的銀灰？

有時懷疑，那個畫面裡，你不在，我獨自是是非非？

我們或者又說了些話，我們或者彼此枕著彼此又親吻又嫌惡，我們或者難堪地不知道該由誰來圓場，我們也可以或者就俗氣又正式地溫存起來……

後來，需要交代的並不是情節，我渴望的只是痊癒，如自巫魅中脫逃，自由得以復返。我想完成的是，離開，這回事。一切會太醜，俗氣了，如果我不終止在此，痛就白痛了一場。能痛，不可以不純粹。

如果我往覆的裁決你又饒恕你，那將是我的脆弱，除了脆弱以外，別無他物，甚至與愛無涉，愛是來不及裁決的，又永遠在推翻饒恕。

趕在所有都消失前，為你最後寫一段文字，你不會聽見也不會讀到。我真心希望不再見

你。該停在我還能溫柔知覺你的這一刻，寫愛這一回事。我對愛這個字用得極為小心，如果不是因為痛苦，我用不到愛。痛苦比愛更加微妙，從視覺展開來蔓延全身，耳所聞目所視身所觸舌所滋味的再不能如其原本所是。

那扇朝向天空開口的窗子，永遠停留在太陽遲遲的天空，隨著你走到距離以外，我的記憶就棲息在一處不被現實打攪的官覺天堂，專心地，視覺你，聽覺你，嗅覺你，觸覺你以及自腹裡翻攪過地味覺你。

一切難道是自戀的倒影在求索可戀的實象？因你而與世界隔著一種痛，痛成一層紋理剔透的膜，便藉口那是我遺落在這的視覺，已趕不及現在的度數，或者使用過久被判定為必須拋棄品。

會不會其實是我，另一個我，活在過去時空的我，迷戀自我倒影的我，在演繹著我愛你，與你何干，而與我要愛的你有關。此刻，我的官覺紛紛表明它們是真心的，本能的，理性無法參與，神在，撒旦也在。

我又恍惚了我的明白。

舉重若輕

林文義

隱形眼鏡看到的光影明暗，猶如人生。

深邃的思索與美學蘊涵形成作者以巴黎為題的書寫形式，想見曾經居遊異鄉勤讀、熟諳學院理論、典籍起源的修為；筆觸理性挾其感性，字到心隨，好寫手耽思維，切莫沉溺於漸成自我風格而反被陷困，這是評審的建議。

文學抒發生命，亦同透過隱形眼鏡看到的光影明暗，那是真實或虛矯，生活現實或許庸凡，書寫的本質就在於從庸凡中尋之非凡；作者早是秀異寫手，相信一定得以舉重若輕。



郭昱沂

得獎感言

我想要寫一種「不知何以起，一往而深」的情感，那所謂的深，或許祇是投在自己心湖上的一抹鏡影，也真，也虛。

簡介

台北人，台大中文系學士，法國高等社科院視覺人類學博士。目前從事文字、影像創作與教職。